

果
豐
體

解／構媒體

媒體公民教戰守則

陳炳宏 著

解／構媒體



G206.3

20064

10

解 / 構媒體

媒體公民教戰守則

陳炳宏 著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解 / 構媒體：媒體公民教戰守則 / 陳炳宏著。 -

- 初版 - 臺北市：雙葉書廊，2003。〔民92〕

面：公分

ISBN 957-8555-79-2 (平裝)

1. 大眾傳播 - 論文，講詞等

541.8307

92014654

解 / 構媒體：媒體公民教戰守則

作 者 陳炳宏

發行人 張福隆

執行編輯 鄧詩韻

出版社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12 號 1 樓

電 話 (02)2369-4198

傳 真 (02)2365-7990

網 頁 www.yehyeh.com.tw

電子信箱 yehyeh@ms3.hinet.net

出版日期 西元 2003 年 9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新台幣 220 元

ISBN : 957-8555-79-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著作權所有©侵害必究

序一

在《解／構媒體：媒體公民教戰守則》未出版之前，作者陳炳宏教授邀我寫序，所以能夠先睹為快，頗感榮幸。

所謂讀文如見其人，拜讀陳教授這本集子，就是這種感覺。平時在學校，我也會請教他有關媒體產業和媒介生態問題，他都十分認真地直指問題癥結所在，談吐間洋溢著學術專業理念和理想。

這本《解／構媒體：媒體公民教戰守則》就是陳教授針對台灣當前媒體產業和媒介生態諸多意見的集子，將他回國五年來對台灣媒介現象批判和建言彙整而成。在這本集子裡，不論是對媒體產業結構、媒體所有權問題、或者是媒介生態競爭生態的權力糾葛、甚至新聞表現亂象等，都有非常深入的問題剖析和剴切的解決之道，充分展現知識份子學術良知與道德勇氣。

陳教授可以說是國內相當少數致力於媒體產業研究的學者，因為這個領域很難做田野研究，誠如他在本書中所說，

媒介業者不論平面媒體或電子媒體的諸多經營數據都難以取得，而陳教授在短短幾年之內，能夠理論結合實務，為台灣媒體產業學術研究奠定厚實基礎，誠屬難能可貴。

以當前台灣媒體產業研究而論，陳教授可以說是這個領域的翹楚，我非常榮幸能夠與他同事，自從他進入台灣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之後，本所就把媒體產業納入本所學術發展方向重要一環。以陳教授治學態度之嚴謹和潛力之無窮，相信假以時日，必定有更高的學術成就。

我十分佩服陳教授在教學研究忙碌工作情境下，還能夠緊盯著台灣媒體產業各種現象和問題，不時發表謙論。一則以發揮學術專業與實務結合的功力，一則以展現知識份子為本土媒體產業盡心盡力的道德勇氣，相信這本集子對增進國人媒體公民教育理念與實務的了解，會有極大的助益和提升作用。

林 東 泰

謹識於台灣師大

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序二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前，有關媒體批評的文集，可能只出版了一本，其後至1998年底的10年之間，大約又有27本問世。然後，有個很耐人尋味的對比浮現了。

從1998至2003年之間，雖然我國媒體讓人頓生慘不忍睹的感覺，應該是只增不減，而相關的評論也愈來愈多，惟奇怪的是，除了蔡明燁的《媒體世界》（2001）與五百多人助印的《電視改革，針鋒相對？》（2002），分別由幼獅書局及政大傳播學院媒體素養研究室發行之外，媒體批評文集的出版，反倒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爲何如此？箇中原因，尙待細細追究。但可以確知者有二。一是如同作者所說，蒐集後分門別類，並將各篇有感而不得不發的時評，輯錄成冊，對於有用的知識之流傳與普及，從而對（媒體）公民社會的催生，實有貢獻，不能以小事視之。二是能獲得出版機會的作品，可說就是品質的保證，若非如此，無法在數量眾多乎到了無日無之的媒介牢

騷、漫罵、指控聲中，脫穎而出，單獨成書。

綜觀全書，這個品質的展現，可說信手捻來，毫不勉強。舉兩個例子。第一，兩年前綜藝節目玉玲瓏系列的收視率最高曾達 **11.32%**，當時，炳宏就已經預言它即「將死亡」。事後的發展，果然印證此言不虛。（霹靂火目前正當火紅，我藉此篇幅東施效顰，預測它就此沒了，就算有續集，也紅不了。）第二，炳宏有段話，觀察入裡，與近日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台出版的《媒體操控》（麥田版），可說異曲同工，東西輝映。這段話說得實在太好，尚請容許在這裡長文引述：「仔細想想，其實資本主義社會的傳播媒體還比極權體制的傳播媒體要來得可怕，因為資本社會的媒體集團通常不僅有經濟目的，還普遍暗藏著政治目的，甚至來個上下其手，政治與經濟利益同時掠取，不僅跨國媒體集團如此，台灣國內的媒體集團也是如此...」。

誰說不是呢？我因此在這裡請求坦白從寬，招認六、七年前，我曾分別以吳用與張宜泉的筆名（相比於炳宏歷來真名示人，我何其膽小也），分別為三台打抱不平，並拋出「真的，兩報三台是媒體民主化的希望？」的提問。當時的想像是，三台兩報並不是跨行業財團或純私人的資本企業可

以比擬，於是希望在社會壓力足夠、方向也正確的前提下，這些媒體反而可以因為這樣的產權屬性，以致弔詭地，仍然比其他媒體，有較大的空間，轉換為民主的媒體。

最後，回報陳教授讓我寫這篇介紹文的雅意，也謝謝過去近兩年來，作者讓解散前的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已擴大為媒體改造學社）到師大開會時，都有茶水糕餅可品評（在政大就常只是大眼瞪小眼了），我有愚得，略可獻曝於炳宏：泛藍泛綠之不長進，台人皆知，時候已經成熟，理當拉出紅旗，驗藍驗綠，合則近用結盟，不合則捨也。

馮 建 三

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小觀音山

序三

看完陳炳宏教授一篇篇洋洋灑灑批判媒體的專文，我這才意識到在他對媒體不帶情感的銳利批判背後，其實隱藏著對媒體如此深的期許！而這些先後在報紙與網路發表的文章，持續了好幾年的時間，更讓人驚訝他從未間斷的媒體觀察，竟是如此具有行動力與持續力。我想，這種毅力除了來自對媒體深切的期待外，其實也反映了他對媒體的熱情。

從記者到學者，是炳宏在傳播道路上的心路歷程。可能是因為曾為媒體人，讓炳宏在批判媒體時，多了三分入骨。炳宏是我政大新聞研究所同班同學，是我從年少時期就非常信任的老友。記得炳宏還在中國時報、中時晚報擔任記者時，我們經常有機會一起討論新聞，炳宏有什麼得意之作，事前固然保密到家，事後總會和老同學分享，在他幾年跑新聞的生涯裡，由於他關懷弱勢團體的誠懇，還讓他得到新聞報導寫作金鼎獎，可見這個人是相當有新聞潛力的。

但我已忘了為何，炳宏執意飛到美國，重新接受學者的

養成教育，記者生活很快成為過去。在美國那幾年，炳宏目睹美國新聞界的發展，他看到美國無線電視網對新聞與廣告真實性的求證態度，這對他的理想性格應有相當刺激，更讓他見證媒體自律與專業的重要性。那幾年他總是透過電子報了解台灣資訊，我們這些老友則是催他趕快回來。好不容易等他回到台灣後，炳宏很快進入學院成為諄諄教師，台灣媒體是他最直接批判的對象，當然，他的許多老友都在這個行業中。

與其他學者非常不同的是，幾年的記者生涯讓炳宏從事媒體批判時，不會吊書袋，也不會出現踩不到土地的感覺；他這個學者說起話從來不會讓人感覺羈絆，既不像一些新聞工作者說話難免保留幾分，也不像一些傳播學者不忘為業者留些後路。炳宏的文章乾脆而直接，他能從非常實際的新聞作業中，去進行媒體批判，新聞界也聽得懂他在說什麼，也難以否認。

炳宏固然關心記者所生產的媒體內容，但在他進入「媒介經營管理」的學術領域後，也深深了解產業結構所可能發生的影響力，而這些產業結構背後往往牽涉政治經濟學之政商利益糾葛，到最後更關鍵地影響了媒體的表現。炳宏經常

以有線電視在台灣形成的寡頭壟斷為例，對財團的介入媒體深惡痛絕，他的一些感受在我看來已經超出學術研究的範圍，並內化而為他的理念。他認為，媒體必須公平競爭才能保障消費者權益，而媒體應有的公共領域性格，更是不能為商業化所吞噬。

讀炳宏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媒體改造的理想性格，有一回一個不求證的媒體，把一群平時致力於媒體改造的學者全說成是「泛綠光」學者，其中炳宏也包括在內，這叫炳宏氣了好多天，充分感覺到媒體的霸氣。然而，從炳宏在本書中的文章可以看到，炳宏一向矢志做一個獨立評論者，在他的言論中，不但直言批評扁政府媒體政策是如何陷媒體於不義，也看到炳宏對蔡同榮久兼雙職的嚴厲批評，但就在大家矛頭全指向蔡同榮時，陳炳宏還不忘提醒大眾，如果扁政府真有媒體改革的誠意，就應該加速黨政軍退出媒體的速度，讓台視、華視公共化。可見炳宏在進行媒體批評時並無黨派考量，他唯一在乎的，是主政者是否具有專業認知與執行魄力。

畢竟，在炳宏觀念中，媒體是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內涵，一個上軌道的市民社會必然需要一個健全的媒體。因

而，炳宏對媒體的批評火力，全因為他對媒體仍有期待，仍希望媒體能夠追上現代國家的水準，能夠表現出中文社會的報格，無奈現在媒體表現卻一落千丈，才會讓炳宏急得跳腳。

炳宏的個性也正是如此。每當又有媒體做出荒誕不羈之事時，有時是我主動打電話聽他的高見，有時是他打電話來。但我每次總能透過電波，感覺到他連珠炮似的憤怒襲來。那時我的感覺是，媒體絕對需要像炳宏這樣的諍友。

炳宏對媒體的態度一向是身體力行，他是一個具有媒體專業素養的閱聽人，只要當天有哪家媒體又做了違背新聞信條的動作，炳宏會以一個一般觀眾的立場打電話到電視台抗議，而他在課堂上教導同學進行媒體監督時，他總會勉勵學生，學習做一個有聲音的閱聽人。

坦白說，這是最欣賞炳宏的一點，因為，不論是時下對於電視媒體上的綜藝節目、**CALL-IN** 節目、或是談到報紙的若干現象時，炳宏必定是真的去觀看這些節目或文章然後提出批評，他的作風和有些傳播學者因為「唾棄媒體」而拒看電視或報紙、又或者是忙得沒時間接近媒體卻又喜歡大發議論的做法大不相同。也因此，他的批評會讓實務界覺得更

有對話的空間。

但是，其中也有我無法同意的是，炳宏自家訂的報紙只有中國時報，因此他對中國時報的瀏覽遠多於其他報紙，也最方便他剪報。我會聽到他的讚美，但是哪家媒體不犯錯？他卻獨獨把中國時報出現的負面案例做為課堂教材，這叫我抗議幾次都無效，我還說要訂別的報紙給他，讓他能多一些負面教材講給同學聽，無奈他仍不改初衷。

這就是陳炳宏，一個心口合一、率真豪爽的年輕學者。各位想，有這樣的朋友，還需要什麼厲害的對手報嗎？

林 照 真

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八日

自序

想要把回國任教幾年來在報紙與網路發表的短評集結成書的念頭，一直都沒有斷過，但因為教學與研究諸事纏身，想歸想總還是抽不出時間來落實。直到今年四月間，包括我在內的多位學者專家因擔任新聞局媒體招標業務評審，被媒體不分青紅皂白貼上「泛綠光」標籤，並暗批「缺乏政治敏感度」，這時我才驚覺台灣媒體不僅已不問專業，也不問是非，還與政客一樣喜歡亂塗顏色，且這顏色非藍即綠，因此讓我這個傳播專業的教書匠深深感嘆，台灣媒體的惡質化程度已超乎想像！

就是這些親身受害經驗，讓我覺得我在報紙與網站發表的政府媒體政策與媒體惡質發展的批評，實在應該早點集結成書，一來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執政黨與反對黨對媒體政策的主張有哪些該被揭露的陰謀，或個人私利的盤算；二來也可將自己對媒體的批評與主張，完整的呈現在讀者面前，讓大家來品頭論足，仔細檢驗我的言論，是否真是非藍即綠？三

來期待藉此讓所有閱聽眾都能耳聰目明，不再放任媒體危言聳聽，最後合力建構屬於公眾的媒體環境。

在擔任過媒體實務工作六年後，我選擇傳播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作為我終身的職志。我其實可以躲在學術象牙塔裡面，不過問「俗事」，專心作我的「本業」，以免沾惹一身腥羶，但這樣的自我期許，根本與我的個性不合，因此我秉持過去擔任新聞工作的習慣，在教學研究之餘，只要與我專業思考相關的媒體議題，我都很樂意提筆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所有評論我都真名發表，我只問我的意見是不是秉持我的專業學習，從不管會不會捲入黨派與私利之爭，因為我自認作為一個學者，大可不必去討好政府與媒體，而社會也自有公評。此外，五年前回國，我也積極投入媒體改革工作，本著六年的媒體工作經驗，追隨有同樣理想的前輩作些搖旗吶喊的工作，先後擔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發起人、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執委、參與媒體改造學社等，總希望能貢獻自己的實務經驗與學術專業，戮力台灣媒體改革。

媒體的亂貼標籤與不問是非，我承認讓我很感冒也很受傷，有些言論甚至出自我從事新聞工作時的同業，看著這麼多年來他們還在這樣越來越惡質的媒體環境中討生活，好像

也只能寄予同情而不忍苛責，所以只好反求諸己，自問能不能讓台灣媒體更好，讓媒體工作者有一個符合媒體專業運作的工作環境？

終於在這樣的驅力下，我決定要把所有短評集結成書，但是當初想要讓我任人公評的動機卻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更重要的念頭反而是，希望透過這本書的出版，能有更多的人願意去關心媒體，因為我相信要改革台灣媒體，唯有當民眾願意主動關心時，才有成功的一天。我希望我的書能發揮些微的觸媒作用，時時提醒大家應該關心長驅直入我們每個人家庭的傳播媒體。

俗諺說「愛之深、責之切」，對照我的媒體短評所呈現出來的「責之切」，希望正可以突顯我的「愛之深」。這幾年來，每當我看到媒體惡質報導案例時，我常有想奉勸我的朋友與學生們不要再讀報或看電視新聞的衝動，但幾經思考後，我還是說不出口，因為媒體已經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消極的不接觸媒體，那取而代之更積極的動力應該是，唯有不斷的批評與監督媒體，讓媒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社會的責任，這樣才能改造媒體的體質，進而提昇閱聽眾的生活。

這本書的出版，首先要謝謝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所長林東泰、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馮建三，以及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照真等三位我所敬重的師長與朋友慷慨答應為本書寫序。林所長是我進入傳播學術領域的貴人，從我回國進入大傳所任教，他提供給我非常自由的學術與教學空間，讓我還能肆無忌憚地提筆批評時政；馮教授是我參與媒體改革運動的偶像，他積極將學術理論轉化成媒體改革的動力，一直是我想要追求的目標，也很幸運有許多機會在不同場域，跟隨他搖旗吶喊；至於林照真是我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同學，也是我在中國時報的老同事，她是國內相當少見從事新聞工作多年來還能不改初衷與熱忱的新聞工作者，每當我想痛罵媒體與記者時，我就會提醒自己台灣新聞界還是有良心存在的，雖然幾乎已經是「保育類動物」，但也讓我對台灣媒體改造還存有一絲的希望。

另外，本書的短評主要發表在聯合報系喜福網的「博士講座」，以及台灣政治網的「火線話題」，還有包括聯合報、自由時報、中時晚報、聯合晚報、蘋果日報、台灣日報等報紙。這些文章得以發表，首要感謝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